

雲
飛泉

福建叢書

星祥

沈景

第二輯之二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柳
悅
軒
文
集

(一)



福建叢書第二輯之二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清·高澍然

却快軒文集
(一)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
《福建叢書》編委會

主編：陳虹

副主編：余險峰 歐孟秋

編委：（以姓氏筆劃爲序）

方寶川 任仲泉 李瑞良

林列 陳慶元 郭天沅

趙玉林 鄭壽巖 廖宗剛

廖楚強 謝水順



古文家高澍然及其《抑快軒文集》

陳慶元

高澍然的身世

福建的古文家，陳衍曾作這樣的評述：『吾鄉之號稱能文於當世者，至明始有一王遵岩，至清始有一朱梅崖，繼之者雨農。』「王遵岩即王慎中，朱梅崖即朱仕琇，高雨農即高澍然。

高澍然（一七七四——一八四二），字時埜，號甘谷，晚號雨農，福建光澤人。高氏世居光澤，澍然曾祖高觀光，太學生。祖高經組，郡庠生，光緒《光澤縣志》卷十五《高騰列傳》稱：『初，光澤學者知習考墨卷而已，比數十年遂爲名縣，其振而興起者，由高氏。』父高騰（一七四九——一八〇七），字鶴年，號九皋，晚易海樵。師建寧朱仕琇，得其古文義法。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由副貢生舉於鄉，選福鼎訓導，官五年，以親老告歸，教授鄉里，『人才鬱然，光澤遂爲名縣』（二）。著有《九皋草堂文》三卷，《穀音初集》二卷及《漢學

咫聞三卷。

高騰生五男，澍然爲長子。澍然生而敏特，學爲文不隨人見。受諸經畢，又從叔父高搏（一七五〇——一八二二）學許慎《說文解字》。嘉慶六年（一八〇一），舉於鄉。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，援例爲內閣中書、攝侍讀。澍然認爲，宦、學不可兼，甫半載，父卒於家，遂假歸不復仕。年五十，名其軒爲『抑快』。《抑快軒賦》序：『澍然行年五十，不勝過愆日積，思制心之動未由也。一日釋然曰：是蓋求快其心所致歟。以「抑快」名其軒，而賦以自警。』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，受總督孫爾準之聘，往省城福州修《福建通志》；十四年（一八三四），陳壽祺卒，澍然繼任總纂。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，辭總纂職，應興泉永兵備道周凱之邀，往廈門主講玉屏書院，三個月後，周凱調臺灣道，澍然遂西歸。回光澤後，澍然執掌杭川及邵武二書院。道光十七年（一八三七），修《光澤縣志》，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修成，是爲道光庚子《光澤縣志》。高澍然卒於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潤三月三日，年六十八。

高澍然一生著述甚富，除《光澤縣志》三十卷外，已梓行的有《春秋釋經》十二卷，《詩音》十五卷，《韓文故》十三卷，未梓的有《易述》十二卷，《詩考

昇》三十卷、《論語私記》二卷、《河防三編》各一卷、《福建歷朝宦績錄》四十卷、《閩水綱目》十二卷圖一卷、《李習之文讀》十卷、《抑快軒文集》七十四卷、《懸雷山房制藝》十二卷。

澍然原配夫人黃氏，道光六年（一八〇六）卒，繼室上官氏。有子四人，女六人。長子孝祚，字岷民，道光十七年（一八三七）拔貢，直隸州州判，歸，掌教杭川書院二十余年。四子孝敷，字幼瞻，邑庠生，「文有家法，善叙事，措辭如鑄，而平淡簡逸如其為人」〔三〕。孝祚子熙翰，字鑾坡，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舉人，試禮部薦而未售，遂以侍奉老親爲樂，間有作，修潔可誦。澍然族子炳坤曾從他習古文，頗受陳壽祺稱贊。澍然從孫高熙晉，字進階，少勉爲古文章，思追從祖澍然之業，有《自娛齋文集》六卷、《詩集》二卷行世。

《抑快軒文集》的各種鈔本

《抑快軒文集》全帙，高澍然身前身後都沒有印行過，不過，在高澍然在

世時，他的古文已經在一定範圍中流傳。高澍然常常將自己的古文鈔錄成冊就教於師友。

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，澍然四十六歲，始交建寧張紳（？——一八三二），將文百余篇送張紳審正，張繩削頗嚴，僅存三分之一。詳《抑快軒文集》乙編卷十九《答陳恭甫先生書》。（下引文集只注編卷及篇名）

將張紳所刪定的古文，高澍然自己又刪其半，合後來所作爲一集，呈陳壽祺（一七七——一八三四），請質。詳乙編卷十九《答陳恭甫先生書》。

曾鈔錄十首呈安徽鳳陽程懷璟正。詳乙編卷十九《答程玉農書》。

道光五年（一八二五），澍然錄六十篇獻當時的總督孫爾準。詳乙編卷十八《謝制府孫尚書書》。

道光十四、五年（一八三四、一八三五）間，澍然錄新舊作二冊，呈泉興永道兵備周凱（一七七九——一八三七）正之。周凱於書稿粘簽十數處，『爲摘其非，贊其是。』詳乙編卷十八《答周觀察芸皋先生書》、《答周觀察書》。

曾匯集古文二冊，上陽湖（今江蘇常州）李兆洛，請質，詳乙編卷十九《與李申耆書》。

高澍然在世時或過世後不久，某些古文單篇，例如《春秋釋經序》、《詩音序》、《韓文故序》、《金厦二島志序》、《周公祠記》等文，隨着有關著作的梓行而流傳。《光澤縣志》在庚子年（一八四〇）修成，縣志錄澍然本人的記、序二十六篇，明確注明出、錄自《抑快軒文集》的有二十八篇，另有叙錄一篇，多達五十五篇，約占現存高澍然古文的十分之一。《抑快軒文集》乙編傳，錄道光《福建通志稿》十余篇，不過，道光志遲至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才由正誼書院刊行。

《抑快軒文集》稿本已不可見。筆者所見共九種（含文鈔、文選）鈔本：

一、《抑快軒文集》三十卷，四冊，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謝章鋌鈔本（以下簡稱同治本），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善本書室。

二、《抑快軒文集》三十卷，七冊，鐵石軒鈔本（簡稱鐵石軒本）。此種及以下七種藏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善本書。

三、《抑快軒遺集》，不分卷，一冊，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謝章鋌鈔本（簡稱遺集本）。

四、又一種，不分卷，一冊，鐵石軒鈔本（簡稱鐵石軒遺集本）。

五、《抑快軒文集》乙編四十八卷、丙編十六卷、丁編九卷、補錄一卷，十七冊，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謝章铤鈔本（簡稱光緒本）。

六、又一種，十六冊（簡稱十六冊本）。

七、《抑快軒文集》，三十卷，十冊，有周凱評注（簡稱周評本）。

八、《抑快軒文鈔》不分卷，一冊，潤經堂鈔本。

九、《抑快軒文選》不分卷，一冊，何振岱一九一六年批選。

謝章铤（一八二〇——一九〇三），字枚如，自號江田生，福建長樂人，光緒三年（一八七七）進士，集古文家、詩人、詞人、學者於一身，著有《賭棋山莊集》。謝章铤三十歲以後擬不再鈔書，却破例三次鈔抑快軒文，高澍然文主要賴其鈔本而得以傳世，謝氏實爲抑快軒文之功臣。同治本前有謝章铤題記，題記末鈐有『江田生』及『賭棋山莊』印記。總目之後過錄陳壽祺等人讀記，並附謝章铤本人記：

道光十年春福州陳壽祺讀

道光壬辰仲春侯官李彥彬彥竟同讀

道光十二年秋仁和陳善讀

道光十二年冬福州翁吉士讀

道光癸巳初夏全椒郭應辰讀

同治己巳荷花生日侯官楊浚所得中元節後裝補完善翻讀一過

同治辛未謝章铤從雪滄移寫并校記竈前三日記

據此，原本（當爲高澍然手錄本）爲陳壽祺所藏，後歸楊浚（字雪滄，一字健公，咸豐二年舉人），謝章铤此本即從楊浚處借鈔。同治本有賦一篇、論五篇、說九篇、辨六篇、序五十二篇、記十八篇、書四十三篇、行狀二篇、事略三篇、傳二十三篇、墓誌銘十六篇、墓表九篇、碑二篇、書後五篇、題跋八篇、像贊三篇、誄二篇、哀辭三篇、祭文十二篇、雜著七篇，共計二百二十九篇。謝章铤以爲此本『大抵皆中年之作』〔四〕。考卷二十一《伊玉亭墓表》，作於道光七年（一八二七）；《欽賜翰林院檢討黃君墓表》作於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；卷二十三《書亡友上官次巖遺文後》、卷二十七《仲弟濬然室李氏誄》都作於道光七年。如果五十五歲左右也算是中年的話，這些作品稱中年之作亦無不可。又考卷二十《亡室黃孺人殯誌》，作於嘉慶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，時澍然只有三十三歲，故謝章铤所云『大抵皆中年之作』莫如改爲『大抵皆中年

之前作』較為準確。謝章铤又云：『舍人曾錄稿三十卷就質陳左海，後其本爲楊雪滄浚所得，予從之假抄一本。』考卷十二《答陳恭甫先生書》，中有云：『於是復刪其半，合後作匯爲一集，即去秋呈正本也。』所謂『去秋呈正本』，次年所作的《答陳恭甫先生書》一文當然不可能在內，因此同治本所據鈔原本不可能是《答陳恭甫先生書》中說的就質本；即便是就質本，也只能是另一後呈的就質本。

同治本每半頁十行，行二十四字，楷書，有朱筆校，間有眉批。在諸種鈔本中，同治本最早。此本卷五《贈程氏三子序》、卷十二《與陳恭甫先生書》、卷十四《答朱猶與書》三篇，高澍然晚年手訂的乙丙丁三編（光緒本）所無。《與陳恭甫先生書》、《答朱猶與書》二篇都論及朱仕琇及閩省的古文，是研究高氏古文理論的重要文獻。陳壽祺十分重視《與陳恭甫先生書》，將其置於《左海文集》卷首（題作《答陳恭甫先生書》）。其次，此本有些文字也與光緒本異，以題目爲例，同治本《贈炳坤序》、《族譜散系序》、《族譜無後及殤錄序》，光緒本分別作《贈某序》、《散系序》、《無後及殤錄序》，『炳坤』爲澍然族子，『族譜』二字似不宜省；又如光緒本有《周星階字說》、《答周生倬奎書》，

同治本《答周生倬奎書》作《答周星階書》，星階爲倬奎之字，全書較爲劃一。此外，一卷之中，文章排列的順序，同治本與光緒本也不盡相同，也值得進一步思考探索。

同治本前有張紳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）所有之序，張序是抑快軒文最早之序。

鐵石軒本也是三十卷，福建省圖書館著錄『螺江陳氏鈔本』，當有其據。此本缺目錄及卷一，篇目與同治本同。同治本卷六《上官猶石制藝序》有十余缺字，已校補，而鐵石軒本缺字的位置正好與同治本同，但未校補。卷六最後一篇《張亨甫制藝序》同治本缺百余字，校補若干字，仍缺數十字，而鐵石軒本無此篇，疑鈔錄時原本已缺頁或漫汗不可識。鐵石軒本如從同治本過錄，當有目錄、卷一及《張亨甫制藝序》等。疑鐵石軒本仍從楊浚藏本移錄，但時間在謝章鋌移錄之後，其時楊浚原藏本有破損、散頁、卷首、目錄及卷一已不可識見。鐵石軒本用有『鐵石軒』字樣的紅欄稿紙鈔錄，每半頁八行，各行字數不等。

遺集本是謝章鋌第二次錄鈔的抑快軒文，前有謝章鋌題記，筆迹與同治

本同。題辭云：『此卷從何伯希嵩祺同年借抄，伯希伯父道甫則賢，孝廉雨農高足也。』原本爲澍然弟子何則賢所有，有周凱評語。又有眉批，字迹與題記同，當亦出自謝氏之手。文雖僅二十六篇，但均同治本所無。據題目及內容，大半作於澍然執掌廈門玉屏書院之時，謝氏認爲『晚境』之作，是不錯的。集中《海天評月圖（代西邨作）》一首，他本均未見，僅見此本。謝氏在移寫時，於《李申耆先生書》一首之後，附鈔答，并注明出自武進李兆洛《養一齋文集》卷十八書牘類。遺集本用賭棋山莊紅格稿紙鈔寫，每半頁十行，行二十四字。

鐵石軒遺集本，福建省圖書館著錄題作何嵩祺輯，螺江陳氏鈔。無眉批。據遺集本題記，謝章铤只說他曾向何嵩祺借鈔，並沒有說過何嵩祺曾輯錄過抑快軒文一類的話。遺集本和鐵石軒遺集本所依據之本的由來，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。

謝章铤第三次鈔抑快軒文在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，其《課余續錄》記載道：

舍人曾受聘入福建通志局，假館與予同年劉炯甫存仁刺史同

居，炯甫欽其學邃從而問業，雖無師弟之名，實有私淑之誼，故兩人交情敦篤，子弟亦世相往來。丁亥予主致用講席，溫舍人經學諸著，思讀其文集，時炯甫已謝世，乃謀於其孫桂庵孝祐孝廉，孝廉謂雨農有孫，當寄信往借。後適遇鄉試，其孫果以其書來，以十日爲期，因試畢即束裝，不久待也。予徘徊無策。及門董季友元亮孝廉引以爲己任，招寫手，假巨宅，晝夜并力，八日而卒業，凡得乙集四十八卷、丙集十六卷、丁集九卷，後附遺文五篇，則舍人之子孝敷所補錄，共成七十四卷，哀然大集也。

此本後附高孝祚、高孝敷所撰《先考雨農府君行述》一文。

高孝敷《抑快軒文集·補錄》說明云：『《抑快軒文集》分爲乙、丙、丁三編，先君晚年手訂者也。』集共收錄文五百三十四篇，其中包括同治本、遺集本絕大多數的文章，而有一半左右的篇目未見上述二本。集中《杭川二院課藝序》（乙編卷十）、《候選縣丞何慎庵墓表》（乙編卷三十六）、《路喻》（乙編卷四十八）、《拿口分司胡君心鑒序》（丙編卷五）等篇都作於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，也就是高澍然過世的前一年，知文集最早編定於此年。據高孝敷介

紹，補編《御啖夷議》、《與常觀察書》、《爲賢侯征歸母喪賻》三篇作於手訂文集之後，另兩篇作於手訂前。《御啖夷議》一文有『定海既復』語，定海陷落後，於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二月收復，知本文作於二月或三月，因爲閏三月三日澍然便溘然長逝。

關於此本分乙、丙、丁三編而無甲編的問題，高澍然本人沒有說明，他的兒子孝祚、孝敷也沒有說明，謝章铤《課余續錄》推測道：『抑快軒文分乙、丙、丁三集，而無甲，舍人曾著《春秋釋經》、《詩音》、《論語私記》、《韓文故》、《李習之文讀》諸書，殆欲列爲甲集，故文集無甲也。』專門著作都爲一編，可能很有道理，但文集又析而爲三，且文三編的劃分一不按文體、二不按時間順序（如前所述，前兩編都有作於作者去世前一年的作品），因此謝氏的推測並沒有很强的說服力。有乙、丙、丁三編而無甲編的問題，下文論述周凱評注本時再做分析。

光緒本是作者去世前不久親訂本的鈔本，保存作品最多，也最能反映作者一生古文創作的面貌，因此在諸多鈔本中也最有價值。光緒本和遺集本用的稿紙一樣，也是賭棋山莊的紅格稿紙，也都是每半頁十行，行二十四字。

雖不是出自一人之手，但字迹都很工整。七十四卷分訂十七冊，至今保存相當完好，無缺頁或蟲損。但因爲限期假寫手所鈔，也就留下一些遺憾：一是有脫落衍誤。此本鈔後雖用朱筆、或用眉批的形式作過校正，但仍不够完美。例如編目丙編卷十五《忠義孝弟詞落成祭文代》，『詞』爲『祠』之誤；卷十六《勸賑孝慈德鄧氏引》，『賑』爲『賑』之誤等，均未校出。正文中『乙編』有數處誤作『一編』。二是鈔寫時體例不純，觀全帙體例，篇與篇不接寫，下一篇必須另用一頁，然而乙編卷三十三《旌表節孝上官母王夫人墓誌銘》、《敕封孺人張母曾太孺人墓誌銘》、《敕封孺人王母陳太孺人墓誌銘》、《敕封孺人鄔母黃太孺人墓誌銘》連續四篇都接寫，未另用一頁。

光緒本前有建寧張紳、仁和陳善、富陽周凱序三篇。張紳序即同治本之序，唯有兩處稍異。同治本『其自著文，有集三十卷』，光緒本易爲『其自著文，亦有集若干卷矣』。同治本『道光元年仲秋』六字，光緒本無此六字。蓋張序作得很早，作者編集子時稍作技術處理。陳善序作於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，周凱序作於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。

高澍然的得意弟子金門林樹梅（一八〇八——一八五一）《書高雨農夫

子《抑快軒文集》後》「五」云：『《抑快軒文集》爲光澤高雨農夫子未刊之稿，篇帙繁重，鈔刻不易。樹梅每與岷民、幼瞻二世兄談而憂之，爰分繕得七十四卷，欲以壽梓而未逮也。』又云：『昇時携歸家山，更圖剞劂。』就是說，高澍然去世後，林樹梅亦曾得一繕寫本，此書後即寫於此繕寫本之後。高澍然的手稿，澍然子孫的繕寫本及林樹梅的繕寫本均已亡佚，故謝章铤此鈔本便彌足珍貴了。

福建省圖書館又藏有十六冊本一種，用鐵石軒紅欄稿紙鈔錄，每半頁九行，行二十四字。著錄爲『螺江陳氏鈔本』，當有其據。十六冊本疑從光緒本過錄，根據是：篇目同光緒本，目錄過錄時或脫或誤，乙編卷二脫『《君子有不仁論》』，卷十三脫『《重修李忠定公祠記》』，卷八『茗何柯文後序代』衍一『何』字；光緒本誤字，此本亦誤，如丙編卷十五『《忠義孝弟詞落成祭文代》』，卷十六『《勸賑孝嫠德鄧氏引》』，『詞』爲『祠』之誤，『賑』爲『賑』之誤。余皆同光緒本。

在抑快軒文的諸種鈔本中，周凱評注本也相當重要。周評本雖然也是三十卷，但篇目不同於同治本。據高澍然《答周觀察芸皋先生書》和《答周觀